



0191673

新編東遊記卷之十七

引記

看來世事一秤碁

空使心機無限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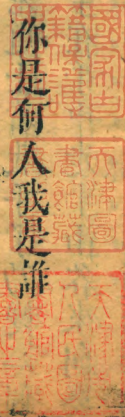
毒如蛇蝎成何用

我欲成人爲善士

徒勞智力幾回欺

觸類藩籬悔已遲

聖經賢傳盡當師



你是何人我是誰

徒勞智力幾回欺

觸類藩籬悔已遲

第八十回 花蛇怪自供惡毒 蠢道人篤信除邪

話說中野老道士仗道法除怪。他知有一點慈悲道心。情理若順。便就施法外之仁。無奈這精怪性靈。騰那百出變。樵夫救了婦人。變婆子又來救樵夫。老道只因婆子言語。

東遊記

卷十七

真切便鬆了繯子。樵夫掙脫起來。往山下就走。婆子也要走去。老道忖道。我來除怪。怎麼件件都是古怪。偏生遇巧來救。看起來這婆子也是個怪。我不免設個法兒再試他。一試。乃叫聲老婆婆。你且立地莫去。我老道有一事求你。婆子道。師父何事求我。老道說。我今日望你山下施土。他不在家。此時飢餓。你婆婆可有便飯齋我。一食。婆子聽了。答道。我家貧那裏有飯齋你。那樵夫遠遠看着。老道叫住婆子。聽得要飯吃。乃喜道。這老道士着我手了。乃變一個孩子。叫蝎子。變一個大饅饅。拿在手中。走上山來。向婆子說道。婆婆我爹那裏去。所柴。媽媽叫我送熱麵饅饅。他

吃。叫你也家去吃饅饅。叫婆子笑道：孫兒來的正好，你爹  
斫柴家去了。料有饅饅吃。把這個且齋了。老道罷。那孩子  
故意扭扭捏捏不肯。婆子忙奪過來。遞與老道。說師父却  
也巧。恰遇着孫兒送熱饅來。你且將就吃了充飢。老道也  
不接他的。村道情理固是。怎麼怪巧到此。萬一怪物精靈  
變化。我吃他要。且把法劍戳着饅饅。看他怎生模樣。乃答  
道：多謝婆婆美意。只是我道士生來不向婦女手接食物。  
你可放在地上。待老道自取吃。婆子依言。便把饅饅放在  
地下。老道却取出法劍。把那饅饅方纔要戳。那孩子眼快。知  
道蛇蝎。怎經得劍戳。乃搶將起去。說道：我送與爹吃的。如

東遊記

卷十七

一

你閑事。乃咕咕噥噥。假罵孩子。往山下走去。這孩子正也  
要走。老道乃叫一聲孩子。你爹從那山谷前來了。孩子聽  
得。只道是真。却又想道：我便是樵夫。怎麼又有個樵夫。只  
這疑惑。便惹的老道知是精怪。乃把縲子丟來。把個孩子  
拴着。依舊擡上樹枝。孩子哭將起來。把饅饅往山下一丟。  
那饅饅即復了原身。一個蝎子。急去叫着婆子。說道：這老  
道慳慳。却千方百計。要不到他。如今又把孩子擡起。萬一  
擡久。露出本像。却如何救。花蛇道：我且變個獵戶。你變個  
兒子。待我拴着四足。只說孩子是我射的。叫他放了。他出

家人見我捨着活兔。必然要放生。却叫他親手解縛。乘機咬他。手指受毒。叫他劍也拿不的。縊子也丟不的。蝎子道。妙計妙計。花蛇乃變了一個獵戶。提着一隻兔子。走到山前。看着孩子。那孩子叫道。救人。獵戶故意道。外甥家裏尋你不見。如何在樹上捉老鴉。孩子也故意哭道。是老道搨我在樹獵戶。乃向老道說。青天白日。你如何搨人家孩子。在樹想是要拐帶人家孩子。老道笑道。一個精怪。你如何認做外甥。獵戶道。若是精怪。便要迷人。他又不會傷你。出家人如何見危不救。反要傷人。老道見他說的有理。乃放下孩子。孩子下來。往山下飛走。老道便問。獵人。你是那裏捉得兔子。如何也四足拴了。想我老道搨個孩子。你便認親來救。一個活活兔子。你也不該拴他。獵戶道。兔子是個畜類。如何比人。老道說。都是天地生來。血氣性靈。貪生惡死。總是一般。你看他被你四足拴縛。兩眼定睛。若悲哀乞憐。怎得解了繩索。放他走去。獵戶道。我聽了師父之言。不覺動了不忍之意。便放了生罷。乃把兔子丟在地上。說師父你自放他。是你功果。往山下就走。老道聽了。忖道。獵戶多是精怪。怎麼放生。不解了索去。且他費心得來。怎肯歡喜捨去。且把劍割兔索。試他。乃執劍去割。獵戶回頭見老道取劍。只道識破機關。恐傷了蝎子。便急急回來。說道。我

一時被老道說動。慈仁捨了兔子。便忘了繩索。師父且莫割斷了索。待我解了索去。乃把兔子解放。那兔子飛走去。了獵戶故意道。師父的功果。便往山下要走。老道心裏方纔明白。說道。我也是一時順理通情。拿拿放放。看來分明。都是蛇蝎變化。可惜你空費了這惡毒心腸。怎出得我中野道士之術。你這怪蛇已毒。縱然變化傷人。也只一種毒。如今變個獵戶。是毒上加毒。種種難恕。乃執着繯子。把獵戶又搯將來。道。你這精怪。用心太毒。却要叫我解兔子繩索。因而中傷乎我。快快供來。饒汝性命。獵戶道。老師父。一個獵人。你如何說我毒上加毒。老道說你這蛇蝎精怪。已

東遊記

卷十七

四

是惡毒獵戶。心腸原自不善。可不是毒上加毒。獵戶只是不認作精怪。老道見他不供。乃執起劍。要斫獵戶。只得供出說道。

我本花蛇生山谷

與世生人無惡毒

只因久歷在山間

吃盡蟲蟻不知足

山中來往多行人

心性有兇有善淑

兇人我有惡相磨

善人自有善保福

目前變化在深林

要咬生人血與骨

變得金錢與婦人

誰想僧道難迷惑

視我婦女粉骷髏

說我金錢阿堵物

不貪不愛計空施

幸遇吳仁同殷獨

同心合意可傷他

却被高僧法力逐

今日山中遇老師

七縱七擒心情服

為救蛇蝎變獵人

那是存心毒上毒

花蛇變獵戶。却也俐齒伶牙。被老道繮子拴着難脫。那一條赤蛇變的孩子。與蝎子變的兔子。俱復了本身。在山下。看着獵戶被拴。恐怕道士動劍。赤蛇乃計較道。千方百計。指望弄道士。誰知道。士非我們心。踢左筭。左抽右筭。右抽到被老道纏着不放。我想善解不如惡解。蝎子哥。你可變個老虎。去咬那道士。他自顧不暇。尚敢拴我花蛇。蝎子道。

東遊記

卷十七

五

不吉時  
除便是  
仁心

好計好計。乃變了一隻金睛白額虎。從山谷上跳將下來。就去撲老道。老道却也不慌不忙。把劍拿在手中。那虎雖撲將來。却不是真虎。到底怕劍。却蹲着地。埃老道忖想說。虎來撲我。既怕我劍。不敢上前。怎麼捆着的一個獵戶。正是他的對頭。如何不見成。去咬。此分明是怪蝎。且把獵戶待他。復了原形。再勦除。只見赤蛇看着虎。也不敢撲咬。老道獵戶又捆着不放。看看要復原形。情迫無計。乃想起深林。曾咬殷獨。被強忍救了。知強忍從高僧清平院來。尚記得強忍容狀。乃變了強忍的模樣。手裏拿着一根長鎗。走上山來。先趕去那老虎。老虎見是赤蛇變來。便往山下去。

了。強忍却叫聲中野老道。前日途遇。你說捉蛇蝎精怪。却原何坐在山中。與老虎相持。又拴着這獵人怎的。老道說。你同長老衆人。往清平院謝高僧。如何到此。強忍便順口答應。道正是。正是。你不捉怪。却把一個好人。當做精怪。拴在此處。老道說。他已自供是花蛇精怪。你如何也被他瞞。強忍道。分明是我的一個相知。快放了他。老道總是年尊德厚。聽說近理。不似那少壯精明。便收了縶子。獵戶脫了。故意謝謝強忍。道強兄動勞你美意。却又不肯沖犯了道士。乃說道。也不怪你老道。萬一果是精怪。你怎肯輕放。說罷。往山下去了。赤蛇變的強忍。乃丟了手中鎗。上前與老

東遊記

卷十七

六

道施個禮。道若不是我小子來解交。老道你一差二誤。不是被虎撲。便是誤傷了獵戶。一面說。一面把手來扯老道的手。就要奪老道的劍。老道想起來。說扯我手。奪我劍。也還是個精怪。只是人熟。面有情。不好直把他做精怪。乃故意問道。強老兄。你當初性暴。好便宜。今如何這等溫和。與人方便。蛇怪只知變他容貌。却不知強忍心情。答應不出。老道明知又被怪騙。乃拿劍在手。蛇精靈異。知事不諧。隨在地上。拿起長鎗。叫道。老道士。我們自在山谷隱藏。便是設變金錢婦女。也只動得貪財好色。與我蛇蝎一樣心腸。的。比如你們。止人自是不敢加害。你何故上門來欺負。稱

早回你玄中庵修你行莫要在此生事。老道明知是怪，乃舉手中劍劈面斬來。這精怪挺鎗迎去，兩個渾戰起來。花蛇與蝎子見這光景，乃一個仍變獵戶，一個仍變樵夫，各執棍棒前來幫戰。那裏知老道有符法在身，念動呪語，遣動金甲神人顯靈助陣。蛇蝎怎敢成精，往谷中躲入。老道謝去神人，乃拾取亂石、樹枝、柴草，把谷門塞倒。正纔要去尋火來焚，忽然山下來了一個僧人。老道看那僧人頭戴毘盧圓帽，足踏羅漢僧鞋，身披百衲禪服，手拿數珠前來。

老道見了僧人，乃笑道：「這精怪真也有些神通，于變萬化。」

東遊記

卷十七

七

百計騰那既逃入谷裏，怎麼又走了變個和尚前來。及至僧人走近面前，却是清平院萬年長老。見了老道，乃問：「老師在此，想是勦除蛇蝎精怪麼？」老道答道：「正是萬年道。如今勦除了麼？」老道答道：「這精怪本是個蛇蝎，却也譎詐多端。左支右吾，我老道也只因聽他順理，便行方便。乃今逃入山谷，被我塞倒谷口，意欲舉火焚他。萬年聽了，乃合掌道：『業障只因你碍道傷人，不敢自焚我禪心，不欲因焚傷了無辜蟲類。特向老道求寬，你若悔悟還可免焚。』乃向老道說：『老師仗正法掃除，小僧不敢饒舌。小僧本度化真心，欲求寬恕。又恐老師疑我是假，駁乞同到清平院中面見。』」



高僧再憑尊意。老道正疑聽此一言。說道：孽障我去他逃。老師縱真是假。萬年道小僧乃實意真心。以免他焚。孰決不敢背。中野老道終是仁厚。便同萬年下得山來。方走可幾步。只見一個道人走近前來。中野看那道人走的氣喘喘面痴痴。乃是庵中服事的愚蠢道人。見了老道。便說道：老師父那裏去來。庵前一個施主家被妖怪炒鬧。請師父掃除。老道聽了。笑道：不消講了。定是蛇蝎逃走。到我庵前炒鬧作怪去了。看來你這長老也是個精怪。來詐我的。萬年道：你這老師疑心太甚。我小僧因過此山。望一個施主。化些月齋供養高僧。只因他師徒們說。主僧你路過山谷。東遊記 卷十七 八

得遇方便。當行方便。因此遇着老師。要焚山除怪。小僧恐你火炎崑崗。燒及昆蟲。不當恣字。你却疑我是怪。難道我僧家肯詐。且安肯把怪來變我僧家。所以邀你到院。面見高僧作証。你既疑我。可把你捉怪符法使來。若我小僧是怪。自然難避你道法。小僧若是怪。來詐你離山谷。你這蠢道人來請你回庵。難道也是怪來詐你。中野老道聽了。道說的有理。只是我心被精怪。幾番哄多了。長老你既非怪。且試我縲子何如。乃把腰間縲子解下來。望長老身上。一丟。萬年將手接了。仍丟到老道身上。老道方纔笑起來。說不是怪。却又把縲子望道人一丟。那道人說：東着腰罷。

丟與我做甚。老道乃放心與長老同到院。進了山門。走入方丈。恰遇着八祖師。師徒與眾善信僧人吃齋。中野道士上前與八祖師。師徒稽手敘禮。萬年長老乃留中野道士吃齋。齋罷。把這蛇蝎成精的事情。老道驅除的緣故。備細說出。欲求八祖師道力驅除。八祖師不答。中野再三懇求。八祖師乃說一偈。說道。

蛇有毒。牙蠱蝎有毒。尾無焚。其生。使自知悔。

祖師說偈畢。中野聽了。說道。蛇蝎生成。惡毒他。那裏知悔。道副答道。吾師以化物爲慈。安肯使老道焚谷。老道當自度量。中野老道聽得。道我知意了。乃向道人俯耳。如此如此。那蠢道聽了。說待我去。往山門外飛走。却是何意。下回自曉。

東遊記

卷十七

九

第八十二回 梁善娶妾得多男 邵禁因齊結眾社

却說蠢道人聽了老道附耳之言。乃走到山谷。把那堆塞的草柴亂石盡搬了。山傍蛇蝎見亮。乃走出來。方要變化的。被道人一手捉住。蝎子把他的毒尾去了一擲。那蝎子未曾防他。道人又蠢。越不信甚。毒花赤二蛇。也不知被道人捉住。方纔張口。蠢道人也丟其毒牙。蛇蝎去其毒。他沒了勢。焰隨那道人拿。拿弄到是個馴良家的一般。道人方纔說道。我老帥父看僧而不焚你。你自知悔。有此精靈。莫

要傷人。久久自起善道。蛇蝎從從容容往荒遠處藏躲去。了道人方回清平院來。見了老道。回復前附耳之言。方纔要回庵。忽然兩手疼痛起來。倒地打滾。老道笑道。是了。是了。中了蛇蝎之毒。如何處治。尼總持見了說。沒妨沒妨。汝爲山谷行人除毒。決不致你遭毒害。乃念了一句梵語。噴了一口法水。道人頃刻止痛。拜謝了高僧。隨中野老道回庵。却說庵前何人家。妖怪炒鬧。乃是一人姓梁。名善。夫妻二人。生了一子。叫做多男。與一交契。曾指腹結姻。兩家俱各殷實。後交契生前女兒患病。得了個癩疾。梁善之妻。便要悔親。梁善道。已指腹結盟。如何悔得。無奈其妻執拘。多

東遊記

卷十七

十

男三四歲。無奈女家一貧如洗。其妻瞞着丈夫。又聘了一個勢惡人家之女。梁善不能違妻。交契力不敵勢惡。遂解了盟。豈知天道不容。一日多男到海邊。同兒輩戲耍。忽遇一拐人。把多男誘哄上海舟。一風使開自南度國。刮到東度界口。賣與一個行貨人家做義子。十餘年。這多男也得了一個癱患之疾。足不能行。一日有一巫醫過其門。多男敬禮求醫藥。餌不効。却傳了多男會下假神。每每客來。叫他下神爲戲。足尚能跳。一日梁善之妻。聘定勢惡之家。見多男被拐。倚勢也悔。親只有交契之女。不肯聘人。說道。原與梁家爲婚。今多男被拐。誓不嫁。此女又殘疾難婚。

況王家貧不如養着作爲守梁子之女梁善聞其言一則憐交契家貧一則感其義乃將膏腴之地給其女數畝以爲贍養梁善家業漸漸充裕一日裝得數百金由外爲商到得東度界口同輩們有知梁善尚無子嗣乃勸其納妾梁善多金乃欣然依從却說這地方有幾個刁騙設計棍徒聽得梁善客人多金娶妾乃串同媒妁設計把這行貨人家一個美妓假裝女子憑媒言定聘禮百金梁善見了女子生的百金

溫潤真如玉

妖嬈勝似花

蛾眉拖粉黛

寶髻指烏鴉

東遊記

卷十七

十一

體態千般嫩

金蓮三寸查

百金不吝娶

但怕惡渾家

梁善交過百金聘禮棍徒乃詐言又有一客欲添金奪娶梁善道此事如何處媒妁道此事不難梁客官可備下海舟等候風順之夜我等與你悄悄把女子送上海舟一風可到你鄉梁善依言叫下海舟但候風順却說行貨人家得了聘財分些與原媒聽他設計要拐騙逃走只因多男淺疾難行一則也嫌他無用空養着他乃與媒計將多男扮作女子悄悄送到梁善舟中說此女害羞必到客官家下方可成親梁善依言半夜果然風順一帆只到家中將

轎子擡了假女子。扶入房內。方纔要入房成親。不防其妻  
妬忌起來。不容丈夫娶妾入房。炒炒鬧鬧。多男却是學會  
假神。見房內有粉墨。乃塗抹頭面。執着一根棍棒。敲敲打  
打。亂嚷亂叫。家僮見了。誤傳梁善夫妻。說是新娶的妾。那  
裏是女子。乃是個妖怪。夫妻聽得心怕。來房門外偷看。見  
了花。道。橫。道。面貌。嚶。嚶。喝。喝。亂。敲。亂。跳。嚇。的。當。真。妖  
精。怕。叫。家。僮。來。請。中。野。道。士。驅。除。老。道。回。了。庵。忙。收。拾。符  
法。到。得。梁。善。家。裏。先。問。來。歷。梁。善。說。道。小。子。只。因。四。十。無  
嗣。娶。得。外。方。一。個。行。貨。人。家。女。子。爲。妾。一。路。海。舟。順。風。夜  
來。想。是。海。中。也。驚。了。些。風。浪。把。個。美。妾。被。甚。麼。妖。怪。占。了。

東遊記

卷十一

十二

第八回

如今在房中作怪。想我梁善平生。却不曾傷害天理。今日  
如何遭遇這宗怪事。老道說。施主也。檢點平日。可曾做些  
不公背理的事。梁善道。只有當年。前曾與一交契。指腹爲  
婚。他女我男。果結了親。不期他女。得了殘疾。又且家計貧  
乏。我妻立意。退了這門親事。又聘了一家勢力女子。老道  
說。世間婚姻。配合既定。豈有悔退之理。你嫌貧。又退了親。  
將那女子。置之何地。傷天理。損陰陽。莫此爲甚。你爲家上  
怎麼相容。婦女有罪。坐於夫男。後來却怎麼。梁善道。不意  
孩子三四歲。同孩輩。海邊遊戲。不知下落。今十餘年。勢力  
家。又退了聘禮。交契之女。殘疾。却愈了。他却不肯再嫁。與

別人小子爲此助濟他幾畝地土。養贖女子。也是他改守節好處。爲此前出外爲商。娶個小妾。也只爲生個子繼嗣。誰想有此奇事。這便是我當年背了些道理。便有此報。老道說不差。只是此女不改節。交契不忌舊。你又助他贍養。這幾宗善果。怎拆准不得。還要招個精怪。作炒使你一家不安。幸遇小道。與你驅除。但不知這怪是個甚精。且待我行起符法。自然拿倒他。審問來歷。當時老道作法來。只見他

朱符道道焚

令牌聲聲擊

神將頻頻宣

法劍時時劈

東遊記

卷十七

十三

房裏呵呵笑

妖精怪怪的

棍棒亂亂敲

老道真真急

老道在外堂上書符念咒。使了半日。那精怪在內房裏。弄假成真。跳了多時。那裏一毫靈驗。越發打出家火碗盞外來。老道沒了法。看着蠹道人說。都是你把蛇蝎去了。他牙齒尾毒。傷了陰陽。叫我行法不靈。蠹道人笑道。我去了蝎子尾蛇的牙。怎碍師父法。老道說。一家有過罪。在家主。我是你家主。便是喝令一般。比如人家家主。看見家中僮僕。傷害蟲蟻。生命見危。不救與喝令不差。我的罪過。都是你。都是你。蠹道人性急起來。說道。師父弄法不靈。却推到我

身上。我想方纔進施主門。三茶六飯。點心糖飽。吃了飽飽。也只爲師父捉怪。似此無功。怎食他祿。我蠢道人也不會。書符也不會念咒。操着這老性命。與那精怪。結果一場罷。乃拿着法劍。往房裏去。劈精怪。那多男見道人兇兇的進房。急把臉上粉墨搽去。叫道。道人。我不是精怪。乃是個好人家兒女。被行貨人家設計誘哄了來的。蠢道雖愚。聽得人言。乃按住劍。叫道。施主與師父快來。精怪乃是假的。梁善與老道。急入房中。一把揪着多男。拖到堂上。便拳打脚踢。不意其妻聽見。始初說是精怪。已快心道。好好娶妾。娶了個精怪來了。正中我意。及後聽的。說是個小漢子。乃走

東遊記

卷十七

十四

出堂後觀看。見丈夫揪着個小漢子。母與子。雖問別了十餘年。聲音笑貌。一則還認得一分。一則多男手指。却與丈夫。俱是個六指。他看見急叫丈夫住手。不要亂打。丈夫聽得妻言。便住了手。却纔問道。我把百金行聘。明明娶個女子。如何抵換了。你來好好招出。以便送你官長處。審問。多男哭道。我也非行貨家人。我記得小時在海邊戲耍。被一人帶我上船。賣與行貨人家。一向在他家使喚。不匡得了個足疾。能跳不能走。他今嫌我常罵。我說白吃了他茶飯。昨叫我悄悄莫要作聲。借個事情上船。外方去醫病。不意送入這房內。我恐要傷害我。故粧作怪。梁善聽了問道。我

且問你尚記得父娘麼。多男道記不得。梁善道尚記的孩  
輩麼。多男道也記不得。只記得我老子抱着我時說我多  
一個大胖指。乃伸出手來。梁善夫妻一見了。抱頭大哭。起  
來忙扯多男起來入屋。乃與老道大笑道。無子而有子。都  
是蠢道人。一急之力。中野道士乃賀道。足見施主行好心  
之報。且問令郎足不能行。方纔是你家僕扶入。却是何故  
害起。梁善乃入屋問多男。何有此疾。多男道。偶然病發。今  
已三年。藥醫不効。老道說。小道有按摩祝由良法。天旣宛  
轉。全了善人之嗣。便就遇着小道之法。料此藥靈。可令一  
試。梁善乃扶出多男。被老道外用按摩。內吞符水。躡足立

愈。只是精神有些恍惚。眼目畧帶昏花。梁善夫妻復求老  
道治療。老道仍用前法不効。却遇着交契。聞知忙來問候。  
大喜復訂舊盟。這交契叫做任和。與萬年長老交伴。一日  
到方丈來。見善信衆僧。與演化高僧談講善功果報。任和  
也隨在衆中。便說出梁善這斷情由。只見道副師道。中野  
老道去除怪。便是此陰功。非是怪也。只恐那多男假神弄  
怪。裝女誘父。却有一種罪過。便是殘疾。被老道按摩祝由  
之法救好也。恐未消得這種根因。任和聽得。合掌道。師父  
真是神僧。多男便是行走得果。是精神恍惚。眼目昏花。未  
得全愈。道副說。叫他吃齋靜養。勿急婚姻。自然平復。任和



聽了拜謝高僧教誨。却又問道。師父叫他吃齋。只怕病後血氣失養。正當食些暈腥滋補。若吃齋。怎能滋養。道副笑道。任善信。你却不知精神眼目不在。暈腥滋補。人不齋心。豈能靜。再急婚姻。終無愈日矣。尼總持也笑道。任施主。依你說。我等僧道吃齋的。個個失滋養了。你怎知念佛吃齋。心清意正。這滋養勝如暈腥十倍。道育也笑道。恍惚昏花。正是暈腥混濁之氣。有滋有補。實乃靜養之功。任和聽了。深深又謝。只見坐中一個善信。名叫邵榮。越序而出。乃向道副師說道。齋心二字。師父可謂至言。小子們坐中。共有八人在此。正欲求師父大教。乃指那上首一個年長的。

東遊記

卷十七

十六

善信道。此位善信。姓常名素。久不茹葷。發心結了個八齋社。乃指着坐中八人。俱是社中齋友。怎麼病者病。貧者貧。有幾人不似昔日未齋時。正欲解社。幸遇師父們到此。却又講到這齋戒功果。看來吃齋無關貧病麼。道副乃答道。第一吃齋的無病。常素乃氣噓噓的說道。小子却多病何故。道副說這齋有幾般吃。有愿心吃。為父母吃的。神自祐護。為灾疾吃的。病或痊。瘡為前世後因吃的。要明道理。若是道理不明。口徒食淡。何益。有三辛五臘。敬神禮佛。誕生吃的。有日齋月齋。一年三載吃的。有胎裏素。從幼不食葷的。種種齋功。豈有貧理。常素道。不貧之理。却是何故。道

副道天地生人自有養活衣食誰叫你奢侈不節致生困窮。食素的多約。食葷的多奢。小僧說吃齋省儉。自無貧理。若是貧。必定有齋名。無齋實。若是病。必定有齋口。沒齋心。常素不能答。邵禁乃說師父之言。是個道理。自小子說。真真的常素。老道終日勞苦經營。爲子女千年調。這一種貪心病。何益於齋。乃又指着坐間一人。名姓竇雄。說這位老道。心情硬直。不能容人。乃是一種嗔心病。何關於齋。又指士人名叫費思。說這位老道。名雖吃素。終日思想做財上多富足。日益窮乏。不遂他意。這癩病。那在乎齋。尼總持聽了道。邵善信你固了明心齋之理。自小僧說也還虧了三

東遊記

卷十七

十七

有此心  
吃素的  
也福壽

位吃齋。雖病不危。雖貧不困。若是茹葷。這三種病心。終難救解。小僧愿八位善信。齋在口。念在心。莫貪。莫怒。莫妄想。上敬天地神明。報答國王。土木土父母。養育之恩。日月照臨之德。以此吃齋。決無貧病之理。邵禁道。承師父教誨。度脫我等。個個遵依。更乞這四恩以下。再有吃齋當行的實功。愿賜指明。尼總持道。吃齋實功。善行儘多。列位洗心靜聽。益小僧說來。尼總持乃合掌誦一篇佛曲兒。衆在坐僧俗善信。俱合掌相和。只見總持開口誦道。

持齋把素總歸心

衆和彌陀佛

方便慈悲種善因

衆和彌陀佛

不殺不傷生物命

衆和彌陀佛

不好不盜不邪淫

衆和彌陀佛

守法隨緣無妄想

衆和彌陀佛

憑天靠佛莫貪嗔

衆和彌陀佛

修橋補路陰功大

衆和彌陀佛

捨鈔施財作福深

衆和彌陀佛

解忿息爭休勸訟

衆和彌陀佛

憐孤恤寡莫欺貧

衆和彌陀佛

寬和馭下無苛刻

衆和彌陀佛

好事成人免自矜

衆和彌陀佛

東遊記

卷十七

施食放生荒旱濟

衆和彌陀佛

建齋設醮苦幽伸

衆和彌陀佛

焚香禮聖朝天拜

衆和彌陀佛

報答無疆四大思

衆和彌陀佛

尼總持誦畢曲兒。衆僧俗齊和罷。只見爐香不燒自焚。鐘鼓聲。清清揚揚。滿堂歡喜。邵禁合掌又問道。高僧垂教。我等自知齋心功果。但將來自是奉教。有緣相遇的。自一行此實修。只是八人中見今貧病的。如何解救。望師父指賜解脫之路。道育師道。如今皆係從前。若是不知誤爲。自然從今消釋。只恐你於齋中。故作的罪業。當於衆師前直

舉出應病應貧的根因。待小僧們。與善信解禪寬愆。自可  
消災度厄。邵禁聽了。乃看着常素衆人。說列衆不妨直說。  
過孽正好求高僧度脫。只見常素兩眼。看着邵禁衆人。待  
言不言。却是恁意。下回自曉。

第八十三回時。入齋友各敘罪業。萬年僧獨任主壇。

話表常素兩眼。看着邵禁諸人。欲說不說。邵禁道。常社友。  
你有虧心處。正宜今日。當高僧前。說出。以求懺悔。以救災  
病。便是我等。也。或有從前。作過罪過。不敢隱藏。必須明說。  
以求度脫。若是錯過。恐罪業益深。常素乃向僧前拜禮。說  
小子生平。吃這碗素飯多年。並無背理妄爲。只因昔年。殯

東遊記

卷十七

十九

葬了。父祖在殯。家業頗豐富起來。我想信風水。便是得了  
氣脉。乃聽了。一人說風水未利。當速遷改。可望貴顯。小子  
那時。恃着興發家財。便想着貴顯。乃遷改墳塋。方啓土。見  
棺抖然。一病到今。未得脫體。家業且漸漸消退。邵禁道。正  
是也。知你這般事情。只是聞你隨掩棺未改。如何病恙不  
除。道副說。這種根因。爲害最大。善信你既豐富。便是風水  
之利。就是貴顯。也。從後來。你便急急要榮。那祖父何當安  
處。被你遷移。不安。幸你速掩。不然這病。怎捱到今。還要貧  
乏到底。此必亡靈一種毀壞根因。若不修禳懺悔。便窮年  
齋素。何益。常素聽了。乃下拜求解脫。這宗罪過。只見坐中

寶雄開口道。小子也有一件事。也想非我吃齋人所爲。故此含愧到今。這病根料也是這宗罪過。邵禁道。你試說來。寶雄道。小子有幾畝薄土。畜得一隻耕牛。這牛代人力。辛苦多年。疲老無用。只當聽其自然。乃聽家戶宰而鬻。那牛若知人事。向人如乞憐之狀。小子也動了不忍心腸。只爲家戶有一宗欺瞞。這人的事情。小子不覺遷怒起來。遂把此牛付之屠戶。因此得了些不愈之病。邵禁道。牛疲不耕。多付屠家。恐未關此病。尼總持道。吃齋人寧無慈心。既無慈心。又遷愼怒。此是病根也。當懺謝。只見費思道。小子也不怨貧。但有一事。犯了吃齋的道行。邵禁道。何事。費

思道。小子昔年有幾間房屋。相連隣家。乃是一個遊蕩浪子。料他不能守業。每每思想。要侵買他的。好隣里。只該勸化他。學本分務農工。乃幸災樂禍。巴不得他賣屋。細想此心。非吃素所有。誰知敗子回頭。俗說的。金不換。小子到連年。拆累他。却漸漸復興。我的房屋。反被他買。這宗罪過。師父可解救的。道育說。善信能自知是過。便可解救。只見坐中。又有一齋公。笑道。我們吃齋多年。經過的事也不少。便是小子。也有一宗罪業之事。邵禁乃呼其名。道。吳作齋。公。你有何罪業。吳作道。小子昔年有口池塘。因淤淺。不能注水。乃叫工作。乞開。忽於午夢。見數十綠衣猛士。鼓吹前來。

到我堂上。說道求齋公方便。一方池塘容我等鼓吹。幾載  
我不知其故。次日工作芭池。果見青蛙數十。我遂驚疑。料  
夢中所見。是這蛙情。隨命工作捉了。送入他池。豈料工作  
有竊去的。有投入池復網去的。這宗罪業。雖非我作。却是  
未留得一方。與蛙作個方便。致傷了他。豈不是我罪業。今  
幸未病未貧。只怕過流別害。副師道。這事果罪在齋公。也  
當懺解。又有一個名喚。輝道。說小子也有平日。一宗背理  
之事。卻禁說吃齋人背理的事。如何做的。鄭道說。正是到  
今心地不安。小子當年用鈔買了一孩子爲僕。他與艾娘  
相別哭泣。真不忍見。那時我也動了不忍心腸。無奈鈔券

東遊記

卷十七

二十一

兩交。孩子已過我處。再三思想。惟有把別人子當自己子看。  
待念其飢寒。恤其勞苦。誰料人心奸險。長犬忘我恩義。仍  
逃回家去。小子恨這情由。捉來置之刑罰。他艾娘因念子  
成疾。想來總是我行背理。雖免病貧。却恐難逃罪業。尼總  
持道也當懺悔。又一個名喚洪仁。說小子也有一宗不安  
心事。爲此吃了個長齋。今既叨高僧度化。只得說出來求  
賜解脫。副禁道。洪齋友。你有什么事不安。洪仁道。我當年住  
居義鄉。左隣一個長者。甚有道行。早晚見我小子。便指明  
些古往今來。忠臣孝子。義夫節婦。行過的善事。教訓我做  
個好人。右隣一個惡漢。甚是兇狠。每每欺我懦弱。挾詐

鈔時日不休。自恨我何人。恩義未報。長者忘過。竟失了這  
個交情。惡漢竟仇未前。懦弱遭欺。今乃匿怨爲友。爲此不  
安於心。吃了長齋。不知此業。如何解脫。邵禁笑道。長者有  
師資之益。你不敬禮。真是罪過。幸虧不曾拜門受業。若是  
及門受業。忘了恩義。交情不報。便吃齋何益。道副聽了說。  
邵善信說的大道理。只是此還有一理可解。好人不忘報  
德。惡漢能忍化兇。若不是吃了齋。感動慈漢良心。怎當得  
他日時兇狠。這件不安。便已是消災懺悔。坐開末席。一個  
善信道。小子叫做辛平。也有一宗罪業。望高僧解脫。道有  
問道。辛善信有何罪業。辛平道。小子當年有一個採訪官  
長。知我爲人忠厚。立心公道。來問我幾個人的才能行檢。  
我雖直陳不欺。但中間不無愛憎。平日愛的十分過獎。平  
日憎的少減一分。因此雖不曾嫉妬失真。賢愚倒置。只就  
這愛憎差減。便是傷了忠厚的罪業。道育說這却是一種  
不忠待官長。不公待才能。若不懺悔。陰功須損。邵禁聽了  
道。七位社友看將來。人人都有罪業。到是小子一個胎裏  
素平生。不近暈腥。那知滋味。不臨世法。那有好欺。只一味  
隱人惡揚人善。守本分。謹修爲。也無貧慮。也無病憂。將何  
懺悔。道副笑道。邵善信。你說無可懺悔。小僧說到有罪業。  
更宜解脫。邵禁忙作禮道。小子實自不知。我罪業何處。道

副說有善無誇。一誇便墮了矜驕之孽。有序無亂。一亂便入了傲慢之愆。你說腥未嘗沾。有此三過。真那食腥旬別。邵禁滿面自漸。說是了是了。小子越席出談。自誇無病。真乃罪業。我入人願。修三壇懺罪功果。萬年長老與院內衆僧。聽得入齋社交。願建道場。悔過消愆。乃一時大興齋醮。真個水陸並陳。却也整齊。怎見得。但見。禪關語言。登報。門掛榜文。說出衆齋心願。經開懺法。普消入信。冤愆。鼓响鐘鳴。引動了十方檀越。香烟雲繞。降臨來三界。鸞軒。從前罪業。拜高僧。一句玄詮。自此福緣。願法界。普沾一切。果然是竿聞竿見道場。却也真難逢難。

東遊記

卷十七

二十三

遇法會

萬年長老與衆僧依科行教。二位高僧却侍立。祖師前。候。祖師出定。便把入齋社衆友建道場的緣故說知。只見。祖師微微笑道。接引洗心也。虧此會。但消見在衆善之愆。却也要脫離了。牛蛙苦惱。三弟子聽聞師言。登時出了靜室。衆齋道僧俗。各各請三位主壇。道副辭謝道。萬年老師道行自能主壇。我小僧等還要瞻仰功德。萬年也不辭。便做了三日道場。衆等歡喜各散。却說寶雄老道。原是帶着些病兒。隨衆建會。到得家中。這病抖發。召醫診脉。醫云。辛苦舉發。寶雄性情原燥。乃歸咎在會中勞苦。便向醫



人說是了。三日道場勞了。瞻拜正說開病益增苦。邵禁等齋友來看竇雄向衆人也。歸怨勞苦舉發。邵禁乃說竇齋公。你這病根未脫。我知你是往業冤愆。如何怨道場中辛苦。天地間一善能解百惡。我等自會中回家。乃覺精神少長。偏你勞苦發病。比如常素齋公。原也拖病在會。他居會首。比你瞻拜更勞。他如何回家病愈。切莫歸咎道場。竇雄口雖答應。心實不然。衆各辭去。他忽於沈昏中。見一老特面前。角觸竇雄。慌懼左避。左觸右避。右觸頃刻。特作人言說竇。雄心何忍。將有功老特。付之屠家。竇雄道。你老而無力。耕家誰不鬻你。老特道。你豈不知王法有禁也。爲憐其

東遊記

卷十七

二十四

辛勤力作。你不吃齋。情尚可原。你既吃齋。乃遷怒屠害。遷怒不慈。屠害不義。今已訴之冥吏。添你沉疴。將拘抵償。竇雄道。我已前日在衆會中。訴出這宗罪業。建諸道場。寧無解脫。老特道。這功德只消得你遷怒愆尤。懺不得忍心害理。況執不信之心。歸咎道場勞苦。你這善功。反作怨府。竇雄道。在會人人皆有往昔罪業。偏我也是入齋社友。不能解脫。汝竟老特道。心地未潔。徒齋何益。說罷。又將角觸竇雄。正在懺間。只見一個高僧。貌似道副模樣。走到特前。一聲喝道。法會只因未及汝等得度。故使你作人言來復。冤孽之債。又要費我僧家。一番超薦。可速退形。不須作業。老

特卽退僧亦不見。竇雄驚覺。乃念了一聲聖號。忙叫家童去請了吳作齋公來。吳作見請。隨到竇雄卧內。竇雄乃把前事備細說了一遍。道在社諸友。前在方丈中各說往昔罪業。惟有社友未救青蛙。這冤愆也是忍心作業。如何不來向你報應。想是老特爲人有功。與蛙不同。且是胎生。與濕化不類。或者社友道場歸來。未曾怨悔。我小子或是原有疾病。因此冤愆越加沉重。吳作答道。事雖不同。却也有些古怪。我小子自方丈中說往昔罪業。當道場中心心懺悔。便是歸家也。還記憶着這青蛙冤愆。不知可解脫的。昨於午夢見那綠衣猛士。依舊前來。却也不多說道。齋公你

東遊記

卷十七

二十五

昔日也非有心。今日懺悔感謝。你到有心。有心在道場。還說你見像作福歸家。尚有心。便見你真心超度我等。只是高僧未主壇衆。長老法事未週。長老似了目前之因果。我等尚在未脫化之根因。正說間也見一位高僧前來。貌似尼總持師父之狀。他分付那綠衣們道。汝等安心。自有功果。及汝勿得復攪擾善信。說罷皆退。我小子醒來。正有意欲去高僧處說這斷因果。恰遇齋友也有此警戒。正說間只見常素衆社友。又來問安。吳作便把兩個人的牛蛙事情說出。復問常素齋友。你自方丈歸家。怎麼病體全安。常素道。小子於道場中。只一心感披祖父亡靈。不覺歸來。病

愈邵禁道據三位夢中警戒還當求高僧度脫我們再到清平院中。求僧把這牛蛙超生也完了這一宗功果當下衆社友一齊走到清平院來只見離院數里一個山坡之下見一個牧童倒騎一隻黃牛背上口唱山歌衆人側耳聽那牧童唱的山歌却不是等閑個個兒童會的人人知的乃是一個嘆牛的辛苦叫人莫傷他吃他的歌兒衆人聽他歌道。

阿牛阿牛生何來

與人出力受苦哉

庄家老兒不知哀

瘦病一朝便撒開

賣與市人真不該

何人慈憫吃長齋

東遊記

卷十七

二十六

牛本精靈豈糖蔴

報人福壽廣招財

寶雄拖病前來。且是家僕扶着聽了山歌。乃向衆友說道。這牧童是誰家的。衆友皆叫認不得家僕也。叫認不得寶雄。正要叫家僕去。扯牛問他。那牧童歌罷。把牛一鞭。往山坡下去了。家僕去看。不見踪跡。衆友嘆息。便說賣齋公道。牧童到有幾分譏你。正纔舉步前走。只聽鼓樂聲喧。盈盈衆耳。邵禁便說道。誰家喜事。動樂常素聽了道。不是喜事。作樂似官府的。導引前來。吳作聽了道。也不是似迎親送嫁的。鄭道說。且站立看他來。便知衆人站立。那鼓樂又止。不見前來。衆人舉步。那鼓樂又响。時止時响。衆人走到前

處那裏是鼓樂。原來是一陣青蛙聲。砌在池塘裏。眾人笑將起來。你說道。分明似一部鼓吹。我說道。真個如五音樂器。衆步將近池塘。蛙聲抖然絕响。衆人方纔嘆息。說道。水蛙無人到此。便叫聲不絕。一聽人來。便潛伏水底。物有人靈。殊爲可嘆。正說間。只見一個人來。衆人看那人。怎生模樣。

亂髮鬆頂上光

破衣蔽體下無裳

手執一根長竹桿

肩挑兩個小羅筐

形齷齪 貌骯髒

兩眼乜斜池內張

不是漁夫來網罟

青蛙苦惱被他傷

東遊記

卷十七

二十七

吳作一見了此人。抖然動了他昔日心性。乃叫道。漢子。我看你一身襤褸。四體傾斜。皆由你做此傷生害物生理。世間儘有尋一碗飯吃的。買賣何苦爲你一日之資。傷害許多性命。那漢子道。財主齋公。我等若有幾貫本錢。便也去尋個大小生意。只因無本經營。故此做這宗勾當。吳作道。此事不難。我便給你十貫鈔。你可將那竹竿羅筐。交付與我。那漢子聽得。那裏肯信。說道。財主。你鈔有限。我等捉蛙的甚多。安能盡改了我等之業。吳作笑道。我也只爲目見這一時之仁。那裏能個個給他贖本。一面說。一面把漢子的竹竿羅筐。都打碎了。拋在池內。那漢子見了。又笑又

懺笑的是財主齋公。許了鈔本。惱的是人心難測。安寺給鈔有無。吳作見他呻吟。乃對賣雄衆人說。列位請先行。小子不食言。與此漢到家。給了鈔。與他就來。便往家飛走。這漢子緊緊跟着。吳作到家。照口許一貫不差。打發了漢子。便急奔清平院來。却說這漢子得了錢鈔。出了吳作家門。在路上。一面稱說齋公好人。一面想道。造化得了這些貨本。如今回家。做那樁生意。不會這椿買賣。不能不如買些布疋。做幾件衣穿。養兩個牲口。沽些美酒。受用受用。仍舊去捉青蛙。萬一再遇着這樣齋公。錢鈔到也容易。乃想道。那竹子籬筐。雖被齋公毀壞。却也還收拾了用得。乃奔到

東遊記

卷十七

二十八

池邊。看那竹籬漂浮池面。漢子裸起破衣。下池取籬。不曾防池中有一物。拌了他一交。却是何物。下回自曉。

第八十四回 高義勸戒一兒非 高仁解散六博社

漢子下池取籬筐。不知池中一段樹根。捧着足。跌了一交。掙挫不起。非是不能起。乃錢鈔在腰墜住。又被水蛇咬了足。若似衆蛙齊攻。遂落水不起。可嘆負義之人。狼心之輩。天理報應不差。且說眾齋公。到得清平院。萬年接着。便問常素病安。常素答道。托賴安痊。竇雄乃說道。自道場畢。回家小子。便添了疾痛。莫不是道場瞻禮。勞苦所傷。道副聽了。笑道。齋公越疑勞苦所發。越致疾病難痊。你的病根若

不是小僧與齋公喝去。怎生能解這冤愆。吳作便道：「小子午夢也有此警。感得師父們解救。尼總持聽了，笑道：『事同情，只是冤愆。吳齋公已解，更添了一種善因。』寶齋公若要病除，那牧童坐下當捐金救解。一二卻禁道：『我等正來求師再建一功課，以消罪愆。道育說功果只在人心，人心只看積善上善慈悲。方便物命次善。』方說道：『場衆友聽了，各各稱謝。寶雄乃當三僧面許願去。找尋牧童所騎道小。子捐金贖養道。副笑道：『齋公此一不通，方便門中一見生。』意何必去找牧童騎的村牯，向處不是牧童所騎。苟有不忍之心，卽是解脫之略。道副說罷，衆各歡喜讚嘆辭行。只

東遊記

卷十七

二十九

見衆友走回池邊，見一死人漂浮池面。吳作却認得是捉鞋漢子，忙叫地方撈起。那錢鈔尚在腰間，衆友都察此情，必定是貧人勝財不起。吳作見那漢手，尤扯住破籬，乃想道：「人心邪曲，以至於此。乃叫地方空地安痊而去。寶雄果去訪牧童不着，遇有鬻耕牛的，捐財救了兩個病，乃大安。後有說吃齋吃心五言四句說道：

莫謂齋不良

清心淨腹腸

靈明腥不混

福壽自然長

話說這平宜里有衆齋友，結個八齋社，却有幾個少年英雄，後結個六藝社，又有幾個遊閑子弟，結個六博社，六藝社

中有一個英俊名喚高義。却與六博社中一人名喚高仁。二人乃弟兄同父不同母。高仁居長。高義居次。一日高義見兄日以博蒲爲戲。博奕爲歡。乃正色諫兄道。兄長年過三旬。上當擴充。先業下當訓戒。後人勤耕種。使荒旱不飢。事經營。使資財不乏。親近賢人。受些師資之益。觀看載籍。得些道理之傳。先除迅速。少壯不再。若失了此時。不奮起。精力往前去。爭老大來。做一個浪蕩遊閑。萬一落在人後。這耻辱何當。高仁聽了。道。阿弟。我且不問你別的。只就你說。落在人後的耻辱。何說。高義道。世間人心。不古。炎涼最甚。想那上古人心。只敬的是賢能才德。如今只敬的富貴。

東遊記

卷十七

三十

榮華。賢能若是貧苦。便受人的輕賤。雖賢能不受他的輕賤。却也傍觀這些情態。可嫌。再若不賢。乃諸人得賤。這何等耻辱。還有一等明知耻辱。乃甘心去受。不是負欠被耻。便是假貸受辱。仔細思量。可不當稱此少壯做個本分經營。把遊戲且咬牙禁戒。高仁笑道。阿弟。你說的一團道理。只是你未見透。我想人世間歲月無多。歡樂有限。精力易竭。錢鈔有分。稱時力掙。固是逢場歡樂也。該阿弟你獨不見。見里中張某。窮年累月。掙的家財巨萬。留與不能保守子孫。一敗無存。可憐他存日熬清受淡。竟成何用。李某占人田產。奪人廬舍。與親隣做盡冤家。不捨分毫享用。如今田

產廬舍依舊子孫復歸原主。又如王某穿破衣吃藿食。終日勞苦力掙家業。不捨分文贍養父母。越掙越窮。越某拋妻子離家舍外地經商。雖不貪花酒之場。却不顧妻子之養。買賣不着。累年拆本。看起這幾人。空負了花柳場中無限樂趣。博奕局內有動采頭。高義道。阿兄你見差了。你看謹守本分的。能有幾個。如張王李趙。却爭鬪與發的甚多。卽不與發。安安穩穩。不失了家業。不受人輕鄙的。滿眼皆是。那不守本分。花柳場中。樂有限。博奕局內。沒采頭。蕩盡家計。遺貧子孫。皆是。且圖一朝再作計。較不飽後日擺布不來。高仁聽了高義之言。拂了他意。往門外不悅而去。走

東遊記

卷十七

三十一

到那博奕社內。這社內有一人叫做皮誦。見了高仁來遲。乃問道。高兄今日來何遲。且面帶不悅之色。何故。高仁道。正是在家被我阿弟高義講說了一番。我一時聽他言深。拂了我要戲耍的興頭。走出門來。行在路上。細想他言。也是個道理。皮誦問道。高義講說一番甚話。高仁道。無非勸戒莫結此社。當結他那六藝社。皮誦道。你却如何答他。高仁便把張王李趙話說出來。皮誦道。你說得是個道理。如何一路行來。想他言有理。高仁道。我想那入齋社衆人。終日聚談。不講些前因後果。便說些吃素看經。惡念不生。善功常積。便是吾弟六藝社衆人。終日講利。不是禮樂。便是



書文你看他們都是清白往來澹泊交情。吾弟日日出來安舒適意。我高仁終日到這社中與列位講的。不是村酒野花。便是呼盧喝雉。有興時真也樂意。沒采頭却也捩心。十日一朝到有幾回懊惱。或有興而來。或敗興而去。仔細思量。吾弟之言也是一番道理。果然日日走入這社。一則也覺憚煩。一則也覺沒趣。良諱笑道。老兄依我小子說。還是我們社中有個最苦。却有個最樂。高仁問道。老兄我們社中何事最苦。皮諱道。失了采頭。一宗苦。等友不來。兩宗苦。高仁道。等友不來如何苦。皮諱道。比如方纔。老兄來遲。小子悶起來。真也苦。若等得一個來。便樂。再有一個來。乃

東遊記

卷十七

二十一

成了三人之局。何等快心。此不是最樂。高仁笑道。只就老兄說這最樂。我們且樂一時。着當下又有幾人相續來社。他們依舊博戲不題。且說入齋社。常素當年。只因遷改祖。父墳塚。那祖父亡靈不安。乃於冥間泣訴。在報應司主者。訴道。子孫常素。將吾既已安厝。不是得了氣脉。他怎能興起家業。家業既興。便就痴心。不是聽信人言。把一個安靜神魂。動的。不安。這也當示警戒。主者聽訴。說道。人家子孫。為父祖不安。遷改有理。豈有為自己富貴。把一個既安的二靈。遷改這個不孝。當以貧病報應。當時常素。故有貧病。却幸遇高僧度脫。自己悔過復新。歸家病體安痊。又得

了道場薦拔。故此常素的父祖解了忿恨。得超淨界。如  
魂靈兒。正過八齋六藝社前。見無數亡靈相集。這道是八  
齋社。衆齊友的先亡。爲子孫造了罪業。拖累冥司。今幸各  
陳已過。在僧前得其解脫。善功超度。那道是六藝社。衆英  
俊的前靈。爲後代會友輔仁。不待道場也超昇雲路。却有  
幾個亡靈。咿咿啞啞。嗚嗚啞啞。說的是六博社中某敗了  
家業。苦了他在日經營。某不顧妻孥。壞了他後代貧苦。且  
終朝執迷不悟。造下荒亡罪業。常素的祖先。見聞了這幾  
個亡靈。說的冤業。乃上前說道。你等之事。我已得聞。你便  
哭倒了山岳也。轉不過他戲樂心腸。除非示一個警戒也。

東遊記

卷十七

三十三

叫他親謁高僧。自然悔過消愆。你們方超天界。只見亡靈  
中。見出一婦人形來。說道是高仁之母。只因高仁不自知  
非拖累他冥司受苦。常素的祖先問道。你家如何把你婦  
人拖累。婦人答道。高仁係我所生。我夫與他後妻俱得了  
高義英俊的善因。超昇雲路。如今高仁拖累着我。常素的  
祖先道。你去或夢戒。或現形。母子有情義相感。料高仁自  
生悔悟。說罷。一陣寒風。各靈盡散。惟有高仁之母。同着皮  
譚的先靈。聽了這些話說。乃計較去警戒他。二子這晚却  
在社門外等候。這兩人出來。思量要迷的迷。打的打。誰知  
他這社中衆人。快心戲耍。到個藥極忘歸的時候。盡夜交

樣抖然起一陣狂風。高仁與社友正樂。那陣風忽地

衝開社內門

刮滅堂前燭

烈烈似神號

陰陰如鬼哭

只聽黑地裏說。拿着這個鎖起那個。嚇的高仁。東跌西倒。扒起來。往門外飛走。皮禪諸人。手摸腳踏。烏洞洞的。只往門奔。一個個慌懼說道。地方官長拿住。若問。只推說六藝社會。或指入齋社中。只聽的暗中說道。推不得。六藝社會。却要考察你六藝之能。入齋社中。便要試驗你入齋之善。推不得。高仁猛然說道。我只推說是清平院。高僧處來。只

東遊記

卷十七

三十四

這一句。頃刻風息。明星朗月。社屋裏那有個人踪。各人都站立門外。各各驚異。高仁乃向皮禪說道。分明風起滅燭。暗裏人聲。這會不見了。我常聽入齋社友說。清平院。寓着演化高僧。方纔只一言說起。便消滅了。怪異。况親去參謁。必有善果。皮禪道。時已夜深。社中尚有燈火酒具。且續一夜之歡。明日再去。高仁道。小子被這一驚。古人說的好樂極生悲。想方纔雖無官長之事。却受了官長之驚。不如稱此警戒家去罷。乃飛走回家。只見高義在堂。秉燭對卷。衣冠未解。見了高仁來家。乃上前迎着。說阿兄如何。此時方歸。高仁隨口答應。有席相留。乃問阿弟如何。不去安眠。高

義道兄外未歸。弟心懸望。安得去臥。高仁又問道如何。衣冠不解。高義道。一則阿兄未歸。怎敢科頭洗足。一則卷對聖賢。怎敢毀冠囚首。高仁纔把社中風起怪異。備細說出。道真個古怪。高義道理之所有。不爲古怪。到是阿兄盡夜不歸。忘家博奕。乃是古怪。高仁又說到一句。推說高僧。便風清月朗。高義道。我亦聞有高僧。演化本國佳居院中。后日當與阿兄參謁。按下不題。且說。祖師在靜室。忽出定。向三弟子道。我於靜中。與一尊者。講論演化功果。當隨類普度。尊者道。吾瓊襲真乘。吾以苦薩普濟。蠖飛蠕動。皆在光中。尊者道。雖然有言。不若無言。爲上乘第一道。副問道。

東遊記

卷十七

三十五

尊者是誰。祖師道。吾見尊者。臨淵觀鶴。宛似十七位聖僧。道副乃稱讚道。尊者大慈。願我師亦如尊者。祖師乃復說。我等寓此。聞風而來的善信人等。有疑當與解脫。汝等且代吾言。吾此靜功。約有數日。祖師說罷。閉目趺坐。只見三位高僧。向萬年長老說。吾師習靜。我等亦欲驅煩。少俟閉關數日。如有隨喜來的善信。長老可代我等應答。無辜來意。萬年乃問道。比如善信來的。有往昔作過根因。今日善惡徵應。弟子愚昧。焉能告戒。道副笑道。長老不問吾亦忘言。吾昨於靜後檢點。前因早知徵應。但於事瑣屑。既欲長老承應。當明以說。乃說一偈道。

無益無益 無勞積習 未見泰來 每觀否極

道副說偈畢。各入靜定。長老乃掩了靜室關門。自於方丈跌坐。把四句偈語寫出。粘在方丈壁間。却說高仁。同着高義。走到清平院中。只見清清冷冷。往來僧俗稀少。殿上鐘鼓不聞。高仁道。想是高僧離院前去。高義道。高僧不設形跡。那裏在裝像。模樣動人。兩個只得走入方丈。見了萬年長老。便問高僧何處。我等特來參謁。萬年道。這師父們止靜閉關。善信來會不早。但閉關時留了一偈。小僧也不知何意。高義忙向壁間看念。把頭幾點。道真是高僧。高仁也看了。說道。先知鄙事。果是非凡。只是未明白。六博怎叫做東遊記。

卷十七

三十六

無益却有幾宗無益的事。萬年乃問道。善信這偈語。二位參詳點首。必有感悟。高義道。正是我弟兄兩人。正爲六博社中。一宗怪異事。特來求師解脫。萬年道。六博之事。果是無益。高僧先見不差。善信若欲知無益幾宗。依我小僧說來。却也損多。高仁道。便請教無益有損幾多。萬年道。小僧有幾句詞語。二位試聽。乃說道。

博奕傾財敗產 終朝耗氣傷神 恐饑受餓逞機心

設詐欺瞞少信

不顧父母妻子 慢了隣友姻親 損人名節累官箴

裕後光前宜禁

高仁聽了說長老說的果然種種無益有損只是橋中爲藥爛柯是仙也非不齒的鄙事實乃消閑散悶的高風萬年道有三餘樂事之暇則可無一局賭博之雅則不可小僧說的是羣居終日無所用心借言博奕則不可若再加好飲貪花則不可之甚高仁道便是我一兩人博奕怎累官箴況小子非官何箴可累萬年道小僧也不知其故乃是高僧留下偈外餘言且說善信若不明白自有微應之處歸家可見萬年說畢高仁那裏明白那博奕之心尤然未化乃向高義說道阿弟先歸我於村前望一知己友去高義聽了說道終是未會高僧親領玄理阿兄尚然扞隔

東遊記

卷十七

三十七

心胸乃辭了萬年而去。這高仁依舊往六博社中來戲。只見社中無一人守社。坐了半晌看看天晚。心情正悶。却好皮禪走將來。見了高仁。一手掛着他衣。說散了社罷。莫要惹出事來。前夜捉拿怪風。昨夜衆共見了。已各自回心家去。做本等事了。高仁問道。衆人有甚怪異。昨夜共見皮禪道。昨日你不曾來。我等衆人在此戲博。依然一陣怪風。過處。來了幾個縷縷疲瘵之人。似精非精。似怪非怪。看着我等啼啼哭哭。說了兩句怕人言語。我們故此散去了。却是何人說的何語。下回自曉。

話表善惡根因陰陽道理莫說怪異世人立心一正便是怪異也化爲安祥若是立心一邪就是好事翻成古怪只因這六博社中晝夜不停都是遊閑耍樂內中也有蕩廢家延祖先在幽冥懷恨的也有破敗產業懊惱後來受苦的這幾個臨臨縷縷啼啼哭哭却不是別精他怪乃就是這黃的元神見形皮諱們見了聽他說的言語最關心情他說道你來人結這社會傷了幽明官箴着了先亡後代高仁且難道這兩句正合着萬年長老詞語他正不明白乃傾耳聽着就問如何說着了先亡後代傷了幽明官箴皮諱道我們正也問他他說的有理說這村里陽世明有

東遊記

卷十七

三十八

王法却在官長司之他縱容了遊閑敗壞了產業卽不敗壞也要拖欠了官租課殿把他考下豈不是傷了陽世官箴有此理便幽有司此里的神祇人若孝父母忠君王是里中出了賢人上天必加獎賞若是出了敗壞道理的幽也有降罰這不是傷了冥地官箴陽世王法容有逃躲了的幽冥賞罰決不得差却報應甚明不在先亡上作孽便在後代上生非豈不是苦高仁聽了道我前夜已信非怪高僧今日又明明指點這六博事列位回心的有理小子回家做些本分吃了素人八齋社去罷皮諱道小子也想着入六藝社去只怕這社友不容我們氣質歷來在此社

了個皮譚高仁笑道老兄右入了六藝社自是變化氣質二人正說不覺的清風入戶明月穿窻只見三個老者走入中堂高仁忙起身笑迎道老叟到此何事若是尋你弟男子侄我等這社已解並無一友人來若是老入花叢我這皮兄已更了去向老叟道我老非遊閑少壯亦非花柳中人乃是橋中三老想黑白手談乃是我輩餘年樂事你却難容廢置竟爲丹朱不肖所製奕秋自古稱善謝安一局退敵不是你百萬蓋在樛蒲如何因而解社皮譚聽了忙答應道小子們解的是六博勝負孤注贏輸不是老叟們的閑敲碁子皮譚說罷那三老一笑而出高仁道

東遊記

八卷十七

三十九

皮兄不當直言拒出這三老若是社解碁秤尚在待小弟與他決個雌雄皮譚道高兄見獵又生喜心依小弟說一戒便終身不改正說只見堂前又來了幾人相貌却也古怪非生乎今世衣裳更又蹺蹊非製度尋常高仁見了非社中舊友乃直拒道小子社會已解列兄可別向尋歡皮譚道此無對局不敢款留那幾人聽了笑道我等非是來尋博奕對局之人乃是公等解社絕我六博之具那裏知象棋分楚漢之爭雙陸解弟兄之競六策呼梟一擲喝采公等怎當絕我高仁聽得乃向一人問道公爲誰那人答道吾乃魏曹子建只因解紛故設雙陸想此局亦能爲人



不我

消愁解悶。何當棄置高仁道我等也。只爲此廢了清時。損了錢鈔。視爲有損無益。故此禁絕。子建聽了。乃問公名姓。是誰。高仁答道。小子。高仁子建笑道。公非高人。若是高人。當借這戲具。日與此友皮。誰莫爭利。傷義以消。永書誰叫。你曉夜博金。不損已財。便坑人鈔。損了自己錢鈔。上或缺了父母之供。下或缺了妻子之養。這背理處。還有情急不忍言的。若是坑了人鈔。使那人敗壞家私。還有不顧天理。行止之事。只叫做無義之財。割他人肉以肥己。陰陽何存。公等解社。只當解利物之博。不當棄我古來之製。高仁聽了。說罷。罷俗說的好。日親日近日遠日疎。我等毛病。只怕

東遊記

卷十七

四十

要發。不如還到入齋社。六教社。做些本分去罷。說了。就往外走。高仁回到家中。高義依舊接着。上下看了高仁一眼。說道。阿兄。今日歸來。氣象容貌。十分與往日不同。高仁道。阿弟。你怎見得。高義說。阿兄。你的容貌。每日歸家。

有時喜。有時怒。形無常態。或如歡。或如惱。色有參差。暗中嗟背地。嘆非變家計。貌忽瘦。體忽肥。總係心  
思。今日歸。坦蕩蕩。若無龍辱。氣安閑。體舒泰。不

似尋常。

高義說罷。高仁笑道。果是我因高僧解脫。辭了六博社。久想起我後世歲月。久長做此無益。徒招阿弟憎嫌。高義聽

了大意。次日到六藝社來。俗語說好事不出門。惡事行千里。那裏不知好名揚開。如雷貫耳。高義進了社門。社中衆友就知其兄禁戒博奕。都歸美高義諫勸之功。說道人家弟兄多少。忌妬的多少。執拗不聽弟兄好言的。同胞異視。況不共母。君家昆仲。可謂多賢。高義謙厚。答道那裏是小子勸諫之力。實乃高僧變化之功。只見社中一人名喚傲生。說高兄如何說是甚麼高僧變化。我也曾聞說清平院有演化僧人。因類度脫衆生。我想出家爲僧。自有他的分內。見性明心道理。雖說道門爲我釋門兼愛。他却也不管到一個大博場中。待我小子去探望。探望。講論個真實道理。

東遊記

卷十七

四十一

傲生乃同高義走到清平院來。正是祖師師徒止靜之會。方丈也冷冷清清。萬年與兩個沙彌行者。閑站在山門之外。只見傲生同着高義上前與萬年施了一禮。問道演化僧人出來會客麼。萬年道這幾位僧人止靜。必須出定方得會客。且請二位善信。方丈隨喜。傲生乃走入方丈。四壁看見都是抄寫的經文偈語。一一看了無關他念。却只見一揭貼在壁上說道。

諸卦附謙

六爻皆吉

尚未登堂

一傲何益

傲生一看了這偈。乃問道此偈何意。貼在壁間。萬年答道。小僧不知。乃昨日高僧大師父。叫小僧寫貼在此。說今日

有善信到來欲會。須俟出靜時相接。可也。便問道。善信看此偈意。何故驚疑。傲生答道。小子姓名在此偈內。每常也。自恃得聞些道理。笑傲輕世之心。不無。今見此偈。實有些譏諷之意。不知平日有的。偶與我合。又不知是他有心。令我忖度。萬年道觀。此偈語乃舊。叫小僧今日貼以待客。則若有情。善信若能候大師出靜。則候不能候。異日再來。傲生信急起來。只叫如何候得。長老可啓開門喚醒。何妨。萬年笑道。原來大師偈意不差。正乃防禦善信擾靜之先意也。高義道。只此便見高僧。老兄且無性燥。正說開。只聽得靜室門外聽候的行者。三聲擊子。萬年忙忙進入。說高僧

東遊記

卷十七

四十二

出靜也。善信且從容少待。乃進入去了。傲生同高義。只得且在方丈坐等。見廡廊上下諸僧。走走動動。都是同候。祖師師走出堂。傲生見了。乃向高義說道。你看諸僧凜凜色貌。伺候高僧。真乃一心誠敬。原來釋門莊嚴。令人起敬。起畏。有如此等。高義道。對越聖神。如在其上。何異於此。惟能如此。所以降福消災。吉祥善事。皆由此出。老兄方纔視輕了。心生瑣屑。無襲替之罪。傲生此時方纔整容相候。却育了一個要與高僧辨難道理的心腸。到底笑傲氣局。露在。貌。少時衆僧入靜室參謁了。祖師引着二位師父。出靜室。上得殿來。禮聖三師。退入方丈。却就有村里。

善信人等接踵而來要求福的要時聽講的要問疑說怪紛紛不等傲生與高義只得搭在衆中一槩敘禮只見道副眼看着傲生氣象不同若有高出衆中之態道副乃安然一視不分彼此這纔見有道高僧毫無那兩般待人接物的舉動傲生乃開口問道師父們出家爲了生死事大却如何瑣瑣屑屑與世人分割是非辨別得失徒勞爾身徒搖爾精耶道副不答傲生又重復笑問道副乃答道爲己之生因以爲人之死人陷於是非得失之間雖生實死勞身搖精雖死却生傲生問道卽師所言死今欲求生則精已搖矣身已勞矣自不能爲安能爲人道副答道一種

東遊記

卷十七

爲人善念萬古長存尼總持道若是悻悻只爲一己規模便隘這隘却由心心旣不廣體安能舒又安可望長存不壞高義聽了便問道師父心却如何不隘尼總持道卑以自歛安舒多矣傲生與高義一笑辭謝出門而去萬年長老聽聞乃合掌讚嘆道二位師兄明明度脫此善信只是昨夜偈語如何先知他根由貼在壁間使自覺悟道副道長老你特患心不誠慮不定耳如心誠慮定一切事務自現幾先人言知幾其神神豈離了長老萬年聽了隨稽手謝道弟子心明矣道副道心明却入有心此幾不在有心萬年道弟子知無心得也道育說却又不在于無心萬年點

首陀讚道我三位師兄指明弟子靜定中因也。道副大師乃合掌朗誦諸經衆各隨念。只見僧衆鼓鐘相應。經畢三僧欲退。衆善信中一人乃上前說道。小子有一件蹉蹊的事。請問高僧個緣故。方纔也只因聽得高僧說有心無心的道理。我小子生來魯鈍也不知何爲有心。何爲無心。只是三年前偶於夜夢中在一處殿宇內。遇着許多僧俗講論經典。說我小子有五種過惡。若不將五宗善來解釋。便有五般冤孽。鬼魅纏繞。今經三年却在此殿宇中會見高僧與衆僧俗。宛似前夢中光景。此夢既驗。只不知五種是。何過惡。請問師父將何善來解釋。道副答道。善信自種的。

東遊記

卷十七

四十四

惡根自是心知我等如何得曉。但不知你夢中是誰說你五種過惡的。這一番話。豈有彼此沒個姓名。這人道小子叫做有長。還記得那說我的。若似萬年長老。道副說善信原與萬年有識麼。有長道。不曾相識。道副說。此因還當問萬年長老。長老笑道。有善信自種惡因。小僧如何得知道。副說。要知却也不難。我有前因文冊。師兄沐浴洗心。當授你往善信家一探。自知。萬年道。小僧洗心。路慮已久。願師兄把前因文冊指授。道副笑道。前因文冊久已在有長家。堂處放着。師去自種種查出。何必我小僧指授。若是他家堂不曾放着。便在有善信身邊搜檢。說罷衆各退散。這有

長便邀萬年長老到家。長老入得門來，便往他家屋內堂前。左尋右看，那裏有甚文卷。說道：高僧却無誑語，那有虛言。叫我家堂處查，那見甚麼文冊。便來有長身上搜檢，又無。乃自己說：我也是敬信高僧指教，便不曾備細問明。如今只得鋪起道場，一個在他家課誦經文，坐兩日功果。討個報應根因。乃向有長道小僧沒處查取。前因文冊當在你堂中修兩日功果。討個根因。有長依言，乃畱長老鋪設壇場，燈供誦經禮懺。到晚吃了素齋，萬年習靜打坐堂中。到半夜時分，只見一陣寒風，把燈供吹滅。長老也驚醒，靜中朦朧着眼，看那窗外月色之下，五個精靈跳跳舞舞，却也

東遊記

卷十七

四十五

也。掙攆長老正要查看根因，只得聽他舞跳，却合縫着眼兒，微微偷視。只見那五個精靈，怎生模樣，但見

一個青臉紅髮

一個查耳獠牙

一個鉄棒手中拿

一個鋼刀腰掛

一個睜着圓眼

五個兇惡無差

跳的長老眼睛花，到有幾分害怕。

萬年長老有這五個精靈跳舞了一會，雖不比高僧有驅邪縛魅之能，却也各着經文懺語，大着僧家之膽，要查前因文卷。只得叫一聲你輩精靈在我僧前，半夜現形，有何因緣，不妨明說。精靈那裏答應，只是雄赳赳的，如爭強角勝之狀，跳了一會，只見一個白鬚老叟，手執着竹杖，向五

個精靈說你等精靈不須爭辯自有長老善功高僧演化種種惡因當自解脫那精靈聽了飛空而去長老依舊安心打坐只見那老叟走入堂中坐在那壇場之側口中一一要說出這五種精靈的緣故乃叫一聲萬年長老你要查有長夢裏前因却是他自作自受造下了五種惡業當有此五種加害他不自知悔改如何得釋長老聽了只得開了眼說道小僧也問他夢中所說是何五種過惡他自不知所以有今日查看老叟道正也因他是不知誤作過惡畱到三年遇長老與他懺悔消釋若是他知而故作報應也不至今日却也不於夢中指示他消釋的門路他既

東遊記

卷十七

四十六

得遇消釋門路只是五宗善果不可差了一宗却在長老們道力萬年長老聽了笑道有長自作須要他自解何要我們道力老叟說若沒有道力他怎肯善解長老道有理有理自當領悉却不知他無心的過惡何事乞老叟明明說知老叟乃一宗一宗說出却是何事下回自曉

查有長夢裏前因却是他自作自受造下了五種惡業當有此五種加害他不自知悔改如何得釋長老聽了只得開了眼說道小僧也問他夢中所說是何五種過惡他自不知所以有今日查看老叟道正也因他是不知誤作過惡畱到三年遇長老與他懺悔消釋若是他知而故作報應也不至今日却也不於夢中指示他消釋的門路他既

